

白城

档案文物

带你穿越历史长河，

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{七}

吉祥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。无论是祈福避灾，还是趋吉避凶，都体现了我们对和谐、安宁、团圆、美满和奋进的追求。今天是除夕，让我们向大家介绍两件白城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这两件文物不仅展现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，更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精神世界中的祥和美好和人间烟火气息。每当欢庆时节，我们更能深切体会到它们带来的富丽与典雅。

让我们在浓浓的年味儿中感受丰富的文化内涵，传承美好祝愿，开启新的祈福之旅。祝读者朋友乙巳蛇年金玉满堂、花开富贵，祝愿新的一年五谷丰登、国泰民安。

西汉鲜卑金马牌饰

我是西汉鲜卑金马牌饰，已经两千多岁了，现藏于白城市博物馆。

1986年6月，我在通榆县新华乡桑树营子附近被发现。我长5.2厘米、宽2.7厘米、厚0.5厘米，像半个烟盒大小，正面凸出，背面凹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的含金量高达90%。

鲜卑族曾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支强大民族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秦汉时他们曾居于辽东，东汉时北匈奴西迁后进入匈奴故地，势力渐盛。至晋初分为数部，其中以慕容、拓跋二氏最为著名。拓跋氏建国号为魏，史称北魏，后分裂成东魏和西魏，又演为北齐、北周。内迁的鲜卑人因逐渐从事农业，隋唐后渐被汉民族同化。

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，鲜卑文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。

鲜卑先民制作我时，先使用铸造工艺制作出模具，将熔融的金属液注入模具中，通过精细的雕刻和打磨工艺，对我身上的细节进行雕琢和修整，再运用浮雕和阴刻等手法，突出我“马”的形态和特征。制成后的我，线条流畅、形象生动。

我作为鲜卑族的重要器物，是鲜卑部落首领赐予萨满巫师的最高赏赐，相当于免死金牌。

在鲜卑文化中，萨满巫师能够与超自然的神灵世界建立联系，传达神的旨意和启示，为部落的决策提供指引。所以将我作为“免死金牌”赐予萨满巫师，显示了我极高的地位和重要性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流动，我精湛的铸造、雕刻和打磨等工艺，传播到了其他地方。在技术、艺术和文化等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启示，为后世金属工艺品的制作提供了借鉴，也为研究鲜卑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人们拿起我，仿佛已穿越千年的时光，触摸到那个古老时代的脉搏。我身上精美的纹路和细腻的工艺，诉说着两千多年前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无穷智慧。

我的出土，也告诉后来者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民族，曾在白城这片土地上绽放。

丝丝凝香 穿越百年

香炉不仅美观而威严，而且还具有除秽气、祈圆满，清除灾祸的含义。白城市博物馆珍藏着一尊民国玉香炉，它长15.5厘米、高15厘米、口径6.2厘米、腹径9.2厘米，通体为玉质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，这尊玉香炉就如君子一般，呈现出高贵淡雅、平静安然的气质。

香炉，初现于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。同时期的楚国，因地处位置相对潮湿，故室内熏香以做除霉、杀菌之用，也成为香文化的发源地。

香炉中焚烧的常见香形，有线香、盘香和塔香等。香的种类也很多，有沉香、檀香和艾草香等。

香炉的用途颇为广泛，富贵人家用于家居装饰和重要社交活动展示；文人墨客在舞文弄墨时焚香，营造宁静氛围，激发创作灵感；佛教、道教

使用香炉，表达对信仰的敬意……

民国时期，社会、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，一些新的设计和元素逐渐融入到玉香炉制作中。富贵的牡丹、高洁的梅花、祥瑞的麒麟、招财的貔貅，也包括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……民国玉香炉发展的点点滴滴，展现了民国时期玉器制作的工艺水平和艺术风格，体现了当时工匠的创造力和审美追求，也推动着中国传统香文化和玉文化的发展。

民国玉香炉带着它遗留的香气，静静穿越百年。它曾在动荡的岁月中历尽沧桑，却依然温润细腻，上面的花卉图案娇艳欲滴，仿佛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散发着迷人的芬芳。

新春佳节，愿这百年前的丝丝凝香，给你送去新年的吉祥如意。

丹青妙笔绘灵蛇

●周惠斌

农历乙巳，又值蛇年。在中国文化中，蛇的形象有着丰富的内涵、复杂的特性和神异的色彩：蛇性阴冷，或有毒伤人，被人恐惧忌惮，也用以形容人的阴险毒辣；蛇异乎寻常的生存本能和适应能力，象征着智慧和力量；蛇不断蜕皮、顽强生长，代表蜕变重生和自我更新，寓意长寿延年、健康祥瑞……在传统中国画中，除了十二生肖题材的画作，蛇的形象较为鲜见，但也有画家对其情有独钟，乐于描绘，涉笔成趣，展现了具有个性的艺术匠心和审美情趣。

华岳画蛇，活灵活现

华岳（1682—1756），号新罗山人，福建上杭县人，一生往来于杭州、扬州、金陵等地，鬻画为生，晚年自喻“飘蓬者”，是清代“扬州画派”的代表人物。他擅画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走兽、草虫，脱去时习，力追古法，笔意纵逸，富于神趣，且善书、能诗，时称“三绝”。

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华岳绘《戏蛇图》，描绘了民间弄蛇艺人走村串巷、卖艺谋生的生活场景。画面上，两位江湖艺人穿着朴素、面容清瘦，行色匆匆地奔波于绿柳坡道之间，后者背负蟾蜍，迎头赶路，前者肩负一蛇，回首张望。右上方款识“戊辰秋，新罗山人写于解缆馆”，钤“华岳”“布衣生”两白文印。这种客观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写实题材，在当时崇尚山水、花鸟、仕女的文人画中独具特色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华岳另外两件以蛇为主题的画作，表现了形态各异、情趣盎然的灵蛇形象，反映出画家对蛇的别样情感。其中，《石间画蛇图》描绘的是一条赤蛇盘踞于山石荆藿之间，将身体如同麻绳般绕成一团，

蛇头腾空昂起，眼珠浑圆，蛇口微张，伸颈吐信，安详和善，柔顺可爱。画面右上方大片留白，款识“凹凸石太古，蒙密草尤青。见说含春洞，夜来蛇气腥”，钤“小园”朱文印。《灵蛇捕蛙图》则表现了灵蛇扑蛙的精彩瞬间。画面上，水草茂盛的池塘边，一条蛇隐藏于草莽之间，它的尾部被一块大石遮挡，正从杂草乱石间向水面爬行，脖颈伸长，口中吐信，两眼直视不远处湖石上的一只青蛙，看上去随时就要发起攻击。两幅作品造型活泼，兼工带写，笔法严谨，笔调轻快，静中寓动，不失雅致，是中国绘画史上难得一见的蛇画精品。

虚谷画蛇，标新立异

海派画家虚谷（1823—1896）善画山水、花卉、蔬果禽鱼，尤其喜好画蛇，且专画赤链蛇，乐此不疲，在中国绘画史上颇为罕见，彰显了其“性癖又好奇，书画破常规”的艺术追求，以及标新立异、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。虚谷笔下的赤蛇，皆以大写意手法呈现，它们或潜伏在草丛中，或缠绕于树枝上，姿态各异，身形灵动，笔简意丰，同时巧妙运用色彩和线条的变化，将赤蛇和水墨的晕染、杂草和枯枝的纷披糅为一体，朱砂淡墨交融，设色对比强烈，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，呈现出怪僻奇崛、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。

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《枯枝赤蛇图》，是虚谷《花鸟水族》册页中以蛇为题材的一幅作品。画面描绘了一条粗壮的赤链蛇，蛇头向左侧前倾，昂首吐信，蛇身卷曲盘绕在老树枝杈间，尾部向右下侧延伸而出。整幅作品点染勾擦，浓淡疏密，水墨淋漓，笔墨精妙，特别是蛇头处设置留白，形似一束高光，突出了赤蛇头部双目炯炯、长信频吐的细节特征，寓动

于静，表现出赤蛇咄咄逼人的面目和凌厉进攻的态势。画面左侧款识“仿解缆馆，紫阳山民”，钤“虚谷”朱文篆书方印。“解缆馆”系画家华岳的书斋名，这里指代华岳，表明画作沿用其笔意，却又推陈出新，尽显虚谷自身的笔墨风格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木石赤蛇图》，描绘了两条赤蛇虬结盘旋于枯木之上的生动情状，堪称虚谷蛇画系列的代表作。其中一蛇，头向右侧下倾，直抵一旁屹立的嶙峋怪石，频吐长信，蛇身隐匿，与枯枝扭曲成一团；另一蛇前身掩映于纵横交错的枝叶间，后身则悬于空中。整幅作品笔意古简，逸笔草草，赤蛇以朱砂表现，石旁杂草以枯笔焦墨点染，凸显出画面主体及其周边孤寂凄冷的萧寒之境，耐人寻味。画面上方款识“光绪丙申，虚谷时年七十有四”，钤“虚谷书画”“岁月同光”两朱文方印。光绪丙申即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此年虚谷归于道山，由此可以判断，《木石赤蛇图》是画家晚年的作品之一，这也反映出虚谷对赤蛇题材老而弥笃的艺术情怀。

齐白石画蛇，可亲可爱

齐白石（1864—1957）是我国近现代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，绘画题材广泛，花鸟、山水、人物无所不能，但笔下很少涉及蛇类。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《十二属图》中，却有一幅《草蛇图》，生气盎然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《草蛇图》描绘了一条青蛇在蒿草间小心爬行的情景，构图简洁，线条流畅，笔墨细腻。画面上，青蛇蜿蜒前行，身躯粗细不一，却一笔绘写，浑然天成，毫无刻意雕琢的痕迹。蛇身上方勾勒了一缕蒿草，下方点缀着

针芒般的细草，巧妙营造出青蛇的活动环境，形象生动，惟妙惟肖。

白石老人通过工笔和写意相结合的手法，运用枯湿浓淡的水墨变化，刻画了草蛇蜿蜒曲折、灵动优雅的S形身姿。他笔下的青蛇，并非传统画作中蛇类阴森、凶猛的形象，蛇头淡墨勾勒，再补以两个小点、一根细线，蛇口微张，口吐信子，似乎在为自己身躯的柔软而洋洋自得。作品焦墨淡墨变化交融，以自由灵动的线条和笔墨，描绘出蛇身的花纹，颇有几分卡通意味，从而赋予青蛇可亲、可爱、可人的形象，也折射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艺和独特的艺术才情。同时，画家运用没骨法和勾勒法，采用“计白当黑”的艺术手法，在画面上设置了大片留白，配以杂草作为背景，以简化繁，尽显草蛇灵动婉转的特征。正如白石老人自己所言——“草虽寥寥几笔，最不易画，若没工夫，很难生动”，该作品再现了中国画“笔不到意到”的趣味和魅力，给人留下富有诗意的想象空间。



虚谷《花鸟水族·枯枝赤蛇图》



华岳《石间画蛇图》



齐白石《十二属图·草蛇图》